

丰子恺漫画里的『抗战』

■聂顺荣

丰子恺的漫画不是浓墨重彩的史诗，却像一枚枚被体温焐热的邮票，贴着战火的邮戳，把八年苦难寄给了后世。那些方头方脑的人物、歪歪扭扭的屋舍，在宣纸上站成了队列，用最朴素的态度，诉说着一个民族不弯的脊梁。

1937年的石门湾，缘缘堂的窗棂还映着江南的烟雨，直到日机的轰鸣撕碎了清晨的宁静。丰子恺握着画笔的手开始颤抖，不是因为恐惧，而是因为愤怒。他在《漫画日本侵华史》里，让线条带着血泪控诉：被炸毁的房屋歪成绝望的角度，逃难的百姓背着褴褛的行囊，孩童的哭喊声仿佛要冲破纸面。那些配文像投出的标枪，字字扎向侵略者的暴行，却又在字缝里藏着“宁当流浪汉，不做亡国奴”的倔强——这是他告别故居时，刻在门柱上的誓言，后来化作了十口人逃难路上的星光。

汉口的街头总飘着救亡歌曲的旋律，丰子恺挤在游行的人群里，看见识字的人念着传单，不识字的人举着拳头。他突然明白，画笔可以比枪更有力量。《漫文漫画》里的每一笔都蘸着滚烫的热血：《垂老别》改画里，“积尸数十万”的字样压得人喘不过气，可画中老者的脊梁仍挺得笔直；《慈母已无头》的嘉兴街头，血乳交融的画面让人不敢久视，题诗里“怀里娇儿犹索乳”的细节，却在绝望里抽出一丝生命的韧性。这些画贴在城墙、车站、学校的墙上，像一面面镜子，照见同胞的苦难，也照见骨子里的不屈。

逃难的路上，画笔是他最忠实的同伴。湘江边的破庙里，他就着豆大的油灯勾勒《流离图》：挑着担子的妇人把孩子护在胸前，脚下的草鞋磨出了洞；路边的老者捧着破碗，眼神却望着远方的星斗。这些人物没有名字，却带着千万难民的影子——他们在《逃警报》里蜷成一团，在《有钱也搭不上车》里焦灼等待，却总能在画框的角落里留一抹倔强的线条：也许是攥紧的拳头，也许是挺直的脖颈，也许是悄悄塞进募捐箱的铜板。《聚沙成塔》里那个踮脚投币的孩童，辫梢还沾着泥点，却把整个民族的希望投进了瓦罐。

最动人的是那些藏在苦难里的温柔。《空军杀敌归》的画面里，骑在马上孩童仰着头，手指划破天际的战机，题诗里“大哥与小弟”的亲昵，冲淡了战争的肃杀。《散沙团结，可以御敌》中，无数只手紧紧攥成拳头，掌心的纹路交错成不可攻破的城防。而那幅《炮弹作花瓶》（如图），总在记忆里泛着柔光：锈迹斑斑的炮弹壳里，莲花舒展着花瓣，泥娃娃在旁憨笑，题字“人世无战争”像一声轻轻的叹息，却比任何呐喊都更有力量。原来最坚硬的抵抗，从来都藏在对和平最柔软的向往里。

1945年的夏夜，爆竹声震碎了漫漫长夜。丰子恺的笔在狂喜中跳跃，《狂欢之夜》里的人们举着灯笼奔跑，影子在地上扭成欢乐的麻花；《一人出亡十人归》里，那对新增的婴儿眉眼像极了缘缘堂的月光，死去的岳母与新生的儿子在画中相遇，让离别与重逢在笔墨里达成和解。

如今再看这些漫画，油墨早已干透，却依然能触到当年的温度。丰子恺的笔从不是冰冷的记录工具，而是带着体温的血管，把个人的悲欢与民族的命运连成了血脉。那些简笔画里的线条，藏着比文字更厚重的历史：苦难是真的，眼泪是真的，而在废墟上开出的希望之花，更是真的。当我们在画中看到那个用炮弹壳插花的瞬间，便懂得了：所谓抗战，从来不只是硝烟里的厮杀，更是每个普通人在绝境里，依然守护着的那点对美好的执念——这或许就是丰子恺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，在画纸的褶皱里，在笔墨的余温里，在每个不曾屈服的灵魂里。

勿忘历史，振兴中华，面向未来，珍爱和平！



乡愁

★阿卫国

村子是一本故事集  
庄稼汉都是作者  
锄头和镰刀  
种下一片片春  
收获一廛廛秋

炊烟是人间最美的酒  
鸡鸣是世上最动听的歌  
还有透着星辰的葡萄架  
不只聆听传说和欢乐  
那酸甜味此生咋也尝不够

岁月是那条弯弯的小河  
回忆不时在上面浮起水泡  
思念化作穿梭的鱼儿  
一头站着白发爹娘  
一头牵着含泪的我

枯荷听雨

★徐占领

残秋愈老愈寒侵，  
独立枯荷听雨音。  
莫恨霜严花落早，  
犹能夜夜听雨吟。

斩倭吟

★何玉浩

寇焰嚣张罪难饶，  
妄图复孽乱天条。  
家仇国恨终须报，  
誓卫山河斩贼獠。

难忘岁月

★刘战勋

我也曾穿过那身绿军衣，  
守卫在祖国的西域。  
我用那稚嫩的青春，  
直面沙尘暴的侵袭，  
让觊觎者望而却步。

胡杨红柳向我招手，  
沙尘蚊蝇常伴左右。  
这般恶劣的相守，  
我怎能轻易忘透？

那座边防哨卡，  
那方国防基地，  
还有亲密的战友，  
都已刻进我的心底。

我问过清风，  
也问过大地，  
她们说，重逢不再遥远——  
你可乘高铁，可搭座飞机。

难忘岁月，  
友谊拉近距离。

柳杨河诗社成立  
两周年座谈会抒怀

★李剑友

宝源宾馆聚群贤，学者专家探赋渊。  
白雪阳春承典册，雅言俗语秀桑田。  
乡村文脉永赓续，韵律词风润始元。  
蘸绿锄头书卷锦，农民泼墨跃诗坛。



● 小小说

耗子族长开会

★李民强

耗子(老鼠)族长日子过得红火，心宽体胖，已经是2斤多的体重了，食量仍在递增，一日六餐少不得。

某夜，它只身潜入一家厨房，见案上摆着一碟五颜六色的丸子，没遮没盖，便大吞大嚼起来，饱餐后摇摇摆摆回到老营。刚要入睡，有小鼠奔来报告：“族长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”

“何事如此惊惶？”

“刚才您老在何处用餐？”

“三楼。”

“想必吃的是这种食物？”小鼠手上捏着一粒丸子。

“嗯，没错。怎么……”

“糟糕！您哪里知道，此乃耗子药换代产品刹子灵！”

“哦。”

小鼠呈上药袋，那封面上印着一行彩色文字：“刹子灵，烈性鼠药，服后半小时，鼠必毙。”

老族长一时慌了手脚，心率加快，头昏目眩，他寻思怕是末日到了，乘方寸未乱立即吩咐左右：“快通知老少爷们、三姑四姨火速回营，在外地的也急电相告！”

不大一会儿，远近百余只老鼠相继回营。

唉，原指望兴旺鼠族，十代同堂，想不到只看见七代子孙就……偷吃的“刹子灵”也太残酷

了……老族长躺在床上声泪俱下，引发鼠族老少哭成一团，欲准备后事。

忽有一小鼠来报：“在外云游的老舅公回来了！”

“快请！”

问明原委之后，老舅公乐呵呵道：“是这种玩意儿吧？”从囊中取出一粒丸子。

“正是此物！”

“列位不必惊惶，这‘刹子灵’老朽见多了！”族长睁大眼睛惊问：“莫非，你也……”

“常用。此物听其名令人生畏，当属小食品类，性情温和和调皮……”话声没落，只听见“嘭、嘭、嘭”三声响，老族长放了三个屁，老舅公放声大笑：“这就对了，擂鼓三响，万事可乐！”

果然，老族长从床上一跃而起。

“老舅公，这是何故？”

众鼠急忙聆听它点破迷津。

老舅公捋了一把雪白胡子笑道：“无事就好，不可奉告！”

“此言甚是。看透不说透才是好朋友。摆宴，一为老舅公接风洗尘，给咱鼠门带回醒世之宝；二为给俺压压惊。庆功！”老族长道。

“哈哈……”众耗子彻夜狂饮。

翌日，耗子族长、老舅公一命呜呼，众耗子也死了一地……